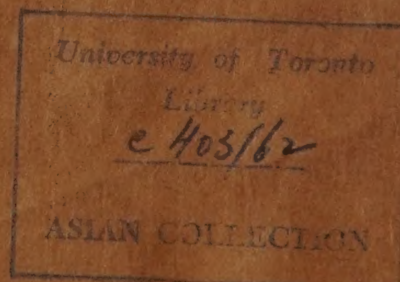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桓温滅蜀

晉明帝太寧二年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爲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簒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雄不聽驤退

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爲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成帝咸和九年夏六月成主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瘢皆膿潰諸子皆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雄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太子班卽位以建寧王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秋九月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

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鎭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
雄心待之無所疑間遣玝出屯於涪冬十月癸亥朔
越因班夜哭弑之於殯宮幷殺班兄領軍將軍都嬌
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
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衆欲立越越奉期而
立之甲子期卽皇帝位謚班曰戾太子以越爲相國
封建寧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封漢王皆錄尙書
事以兄霸爲中領軍鎭南大將軍弟保爲鎭西大將
軍汶山太守從兄始爲征東大將軍代越鎭江陽丙
寅葬雄於安都陵謚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

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討李玝故不許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玝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玝遂來犇詔以玝爲巴郡太守期以壽爲梁州刺史屯涪

咸康元年秋九月成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公卿褒無他才嘗勸成主雄立期爲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雄業始衰

四年夏四月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爲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爲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許涪至壽所

伺其動靜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壽乃詐爲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其衆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奕爲前鋒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爲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追謚戾太子曰哀皇帝羅恆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鎭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

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豔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卽皇帝位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爲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獻皇帝母昝氏爲皇太后立妃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皇太子更以舊廟爲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改易以董皎爲相國羅恒爲尚書令解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爲鎭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爲西夷校尉從子權爲寧州刺史公卿州郡悉

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疎斥邛都縣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爲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壽謚曰幽公葬以王禮　夏六月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　秋七月漢王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徙乾爲漢嘉太守以李閎爲荆州刺史鎭巴郡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

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
而子孫無窮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
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
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寧分客
主論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爲劉氏守令方
仕州郡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榮
臣顯哉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臣蒙陛下大恩恣臣
所安至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爲效法正
乎壽省書內慙祕而不宣　九月漢僕射任顏謀反
誅顏任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

五年秋九月漢主壽疾病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舍人杜襲作詩十篇託言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七年冬十二月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閎王嘏還自鄴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

者以實成都大修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
威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皆坐直諫死民疲於賦
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
康帝建元元年秋八月漢主壽卒謚曰昭文廟號中
宗太子勢卽位大赦
二年夏四月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
不修之譴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
以爲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絶勢乃
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
穆帝永和元年秋八月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

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二年冬漢太保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衆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其衆皆潰勢大赦境內改元嘉寧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踈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諂並

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

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喬瓌之子也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

三年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

不從引兵自江北鴐鴦碕渡向犍爲三月溫至彭模
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
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
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
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
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必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
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楚撫
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
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鎭東將軍李位郊迎
詣溫降昝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

比至温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於笮橋温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温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温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温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　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鎭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衆各萬餘桓温自擊定

使袁喬擊文皆破之温命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斬
王誓王潤温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勢至建
康封歸義侯　夏四月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
隗文鄧定等立故國師范長生子賁爲帝而奉之
以妖異惑衆蜀人多歸之
五年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
斬之益州平
張溥曰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李勢以
穆帝永和三年滅君六世凡四十六年視劉石
延祚少長矣獨國家巨釁反啓於李班之立世

譏雄蹈匹夫之小節昧傳國之大統比之宋宣公吳餘祭何不幸也宋宣公舍太子與夷立穆公穆公又舍公子馮而立與夷華督弒之其稱辭曰殤公卽位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也吳王餘祭卒立弟餘昧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餘昧子僚立公子光使專諸行刺彼知僚無骨鯁之臣陰納賢士以勝之也今李班仁孝過於宋殤雄子越期才不若光雄舍己子而立兄子雖曰讓國猶之與賢乃白氣帶天殯宮作難班方就哭泣旋遭劍鈹天禍善人所遇更出周

晉吳登下悲哉李期篡國刑政無章殺李載酖
李霸李保李攸大魚豕犬變生宮禁龔壯勸李
驤子壽發兵而西遂克成都廢期誅越在位五
年卒子勢卽位有姿貌善俯仰多殺直臣蜀人
不附桓温出征袁喬督戰師抵城下勢叩頭面
縛封歸義侯穆帝升平五年死於建康得之也
暴其亡也亦疾父爲叔帶子爲劉禪勢於是時
當恨壽不早從龔壯言稱藩晉朝也壯潔己自
守與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積年不除喪
壽成漢中壯說以取蜀臣晉觀其奇節偉行東

漢田疇之流也疇痛劉虞死於公孫瓚北歸不仕又忿烏丸賊殺冠蓋引曹操兵出盧龍討平之爵以官則誓死泣辭壯假壽殺李特孫期雪其私仇又欲壽歸晉明臣節苦言不從遂稱聾痺終身不至成都漢晉之亂天下無王久矣天地不滅君臣不絕者兩人力也壽用壯言而身霸不用其言而子亡維忠與孝可以長久十年天子不如百世諸侯誠然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桓温廢立

晉穆帝永和二年冬十一月安西將軍桓温伐漢朝廷以蜀道險遠温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温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漢主勢降於温事見桓温滅蜀

四年秋八月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温

尚書左丞荀蕤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蕤崧之子也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

升平四年冬十一月封桓溫爲南郡公溫弟沖爲豐城縣公子濟爲臨賀縣公

哀帝興寧元年夏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領尚書事假黃鉞溫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爲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

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爲温掾温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戊辰加大司馬温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温入參朝政温辭不至　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居之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

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温移鎮姑孰二月丙申帝崩於

西堂帝無嗣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百官奉迎於琅邪第是日卽皇帝位大赦

海西公太和三年冬十二月加大司馬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簡文帝咸安元年冬十月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人貴賤溫問炅以己祿位所至炅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旣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

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温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鎭愜民望温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鎭壓四海温素有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温自廣陵將還姑孰屯於白石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

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己酉溫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旣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尚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當倚傍先代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采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百官入

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
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拜
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衞送東海第
溫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於會稽邸王於朝
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是日卽
皇帝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衞溫有足疾詔乘
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
十行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
武事爲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
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閒便相廢徙公建立

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温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忍袁眞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世子綜梁王㻛等官温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衞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温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亦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温有隙温惡殷庾宗彊欲去之辛亥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

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
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藴之弟也癸丑温殺
東海王三子及其母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温旨
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怛非所忍聞況言
之哉其更詳議恬丞之孫也乙卯温重表固請誅晞
詞甚酷切帝乃賜温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
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變色
乃奏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
晃爲庶人徙衡陽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
庾藴飲酖死藴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故

溫特赦之庾希聞難與弟會稽王參軍邈及子攸之逃於海陵陂澤中溫旣誅殷庾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鎭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　十二月大司馬溫奏

廢放之人屏之以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
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爲庶人情有不忍可
特封王温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温
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
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
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帝謂超曰命之修
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温
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
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
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

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

二年春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協之子也

六月庾希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

夜入京口城晉陵太守卞眈踰城奔曲阿希詐稱受
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眈
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
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遡及其親
黨皆斬之眈壼之子也 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
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爲會稽王
娶王述從妹爲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疎躁
無行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
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
使視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

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己未立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

諮必反爲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崇德
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
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
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
行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當居攝旣不副
所望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
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詔謝安徵溫入
輔溫又辭　冬十月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酒
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到海
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

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倈帥眾三百人晨攻廣莫門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眾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入止車門與安之幷力討誅之幷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爲虞

武帝寧康元年春二月大司馬温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忷忷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旣至百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衞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然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爲温謀主安與坦之見温温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

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温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温薨初桓温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少遲迴宏從之温弟江州刺史沖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其意以爲已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

望故也温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於是桓祕與
熙弟濟謀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温薨沖先
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
長沙詔葬温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温遺
命以少子玄爲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
將軍荆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
諸軍事以江州刺史桓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
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鎭姑孰竟陵太守桓石
秀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鎭尋陽石秀豁之子也沖
旣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

沖不從始溫在鎭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謝安以天子幼沖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己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太元二年冬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

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旣而愔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温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十一年冬十月甲申海西公奕薨於吳

張溥曰桓彝之有温郗愔之有超不如沈充之有勁哀哉彝爲漢桓榮九世孫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贊明帝伐王敦有功蘇峻之亂糾義討賊城陷不屈爲韓晃江播所害賊平追贈五子

並顯溫其長男也郗鑒當趙王倫時卽著節朝廷後剪滅敦峻爲晉純臣長子愔忠孝繼父志生三子超最知名兩人家世忠貞兼擅才望溫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復父仇年十八殺江播三子時人稱其孝義旣功高位重遷大司馬超以曠世之度爲其參佐英雄同室共奬本朝追祖父之志成萬世之名陶侃溫嶠當嘆弗如乃溫雄武專朝窺覦非望郗生入幕日夜助逆彼郞薄王導不爲何至以敦自處也枋頭之敗溫不思懲責擁兵築城北捷壽春擒袁瑾朱輔功不

覆罪超反勸其速行大事鎭壓四海夫曹操弑伏后司馬師廢曹芳皆當功名震主之時人心慴而不動獨温反因兵敗欲爲伊霍不能振威疆埸大刷國耻而狡謀廢立覬釋內愧王室之衰也大臣專征喪師君不罪臣則臣反罪君若曰不如是則予有慙德於天下也帝奕哀帝母弟在位五年守道無過温誣以床第稱其寵嬖人生三孽遽收璽綬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唏吁莫能抗節賢如王彪之亦詭隨儕俗取霍光傳定禮儀疾風板蕩其誰與立會稽王昱元帝

少子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溫迎立之未幾熒惑告變年五十三崩於東堂計其爲天子僅九月耳帝奕廢徙吳縣逃於酒色幸保天年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母子俱死昌邑以清狂得全定陶以親賢被遣危亂之朝政不在上難乎免矣溫廢帝奕還鎭姑孰卽敦之據石頭而還武昌也殺武陵殷庾以立威卽敦之殺周戴譙王也簡文方崩孝武新立溫入朝求九錫無何病甍卽敦之復反而身先死也王含王應不改敦惡父子沈江桓沖能修溫闕宗族復振爲亂賊者尤

望有賢子弟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立附

晉懷帝永嘉四年略陽臨渭氐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羣氐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

元帝太興二年蒲洪降趙趙王曜以洪爲率義侯

成帝咸和四年秋八月後趙中山公虎攻集木且羌於河西克之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於虎虎表

洪監六夷軍事

八年冬十月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丞相虎分命諸將屯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帥戶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氐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

咸康四年　趙王虎之攻燕也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於

虎曰蒲洪雄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

穆帝永和五年高力督定陽梁犢作亂趙王虎以車騎將軍蒲洪討滅進封蒲洪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　夏四月趙王虎疾卒太子世即位以彭城王遵爲丞相遵殺世自立武興公石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鎭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阼自宜改圖遵

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　冬十一月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犇枋頭侍中王鑒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

六年春正月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

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爲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爲右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爲右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爲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爲單于輔相　三月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能敵之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眾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眾乃去

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
來告喪且請朝命　秋八月京兆杜洪據長安自稱
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爲司馬關西夷
夏皆應之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
俱爲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爲綏集將軍戍懷治宮室
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
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
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爲左長史洛陽梁安爲右長
史段純爲左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
肱胡文等爲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

至盟津爲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眾五千自潼關入兒子揚武將軍菁帥眾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旣濟焚橋自帥大眾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爲征虜將軍帥眾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眾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苻雄徇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畤羌酋白犢屯黃白眾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　九月苻

菁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　冬
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犇司竹　十一月
甲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
建康獻捷并修好於桓温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趙
涼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
七年春正月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
中王故事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
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
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
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卽天王大單于位國

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爲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彊氏爲天王后子萇爲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覿爲長樂公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南公庾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苻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爲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爲尚書令梁楞爲左僕射王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彊平爲太傅段純爲太保呂婆樓爲散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氐酋也

三月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

八年春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卽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爲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

領以援太子萇　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　夏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

十年夏六月丙申秦東海敬武王雄卒秦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

十一年夏四月秦淮南王苻生幼無一目性麤暴其

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棰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卒彊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爲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爲太尉尚書令王墮爲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爲尚書令 夏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

宮菁以爲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杖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爲之羽翼也爲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乙酉健卒諡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斬之　秋七月秦主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爲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爲尚書　八月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爲廣平王前將軍飛爲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爲征東大將軍幷州牧鎭蒲坂魏王庾爲鎭東大將軍豫州牧鎭陝城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

於生曰比有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座東井秦分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乃以俱爲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爲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憂卒　冬十一月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韶爲左僕射尚書董榮

爲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爲司隸校尉　十二月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彊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讐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

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彊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唯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爲貳於晉而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牢爲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　春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爲妨農生

殺之　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强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彊氏以憂恨卒謚曰明德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

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於長安虎狼爲暴晝則繼道夜則廢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爲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冬十月秦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它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

升平元年春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

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　夏五月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幷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爲荊州生不許以爲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須試重載乃知勳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奸賞罰

無準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
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
數好生剝牛羊驢馬燖雞豚鵝鴨縱之殿前數十爲
羣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爲樂嘗問左右曰
吾自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
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
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
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
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
密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

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

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趫勇未敢發生夜對侍婢言曰
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
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彊汪帥壯士
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
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
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
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
置別室廢爲越王尋殺之謚曰厲王堅以位讓法法
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苟氏泣
謂羣臣曰社稷重事小兒自知不能它日有悔失在

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卽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妃苟氏爲皇后世子宏爲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爲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爲太尉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爲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叡爲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彊汪爲領軍將軍呂婆樓爲司隸

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辯過人耳聞則
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
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
滯補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
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欲殺堅
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
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
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秋八月秦王
堅以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薛讚爲中書侍郎與王
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

孫存者皆隨才擢敘　冬十一月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　十二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說

張溥曰臨渭氏蒲氏其先云有扈之苗裔至洪改姓苻氏者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也洪當永嘉之亂散千金召豪傑士

宗人蒲光蒲突推爲盟主後歸石虎領帥關東
石閔勸虎除之不聽石遵立去其都督怨歸枋
頭擁衆十萬自謂居形勝地冉閔慕容儁可指
辰而殄姚襄父子克在數中取天下易於漢祖
乃中州未定麻秋鴆行飲恨而沒其人暴君不
能殺而命絕於盃酒宴安鴆毒其可懷乎苻健
洪第三子初生時有大羆之祥長勇果便弓馬
好施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虎忌殺苻
氏獨不害健既代父位服氏羌諸酋逐杜洪張
琚國號大秦竟稱皇帝至置來賓館以懷遠人

起靈臺與百姓約法三章張靖太平言將不虛可謂心虛願極遽寢疾亡年僅三十有九知其意猶有未足也健長子萇先戰死彊后欲立少子柳健不許信讖言立第三子生健死生立淫過劉聰而無文虐愈石虎而不智三羊五眼必蹈凶終苻氏以讖興其文亦有信不信哉苻堅健弟雄子也漳水感孕少有奇祥健初入關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翌日築壇授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苻生好殺國不堪命薛讚權翼等說堅舉

大事卒壯士入雲龍門遂行廢弑時日曷喪誠
不終朝然生幼無賴祖洪欲殺之雄力勸止活
生者雄殺生者堅父子之間何殊趣也使雄不
死生其免乎彼笑太白入井爲渴聞虎狼食人
而喜卽雄在亦難一日而忍此也健疾病時苻
菁謀殺生自立不克死令菁計行生不立則秦
國士民可無荼毒乃天旣爲生誅菁又縱生殺
秦人二年而生遇弑好生之謂何意者天其絕
秦也健始從父言欲殺生旣愛其勇授以位臨
終教其漸除酋帥大臣子惡不知又導以殺齊

蕭鸞踵之東昏效之而國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苻秦滅涼

晉穆帝永和九年冬十月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爲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爲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艾以枹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爲酒泉太守艾

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爲衞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長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世子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寧侯祚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冬十二月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沖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曜靈爲涼寧侯立祚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爲淫虐殺重華妃裴

氏及謝艾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爲王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子庭堅爲建康侯曜靈弟玄靚爲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勳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

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

十一年秋七月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彊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爲妖言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寧侯曜靈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揣等單騎犇還瓘軍躡之姑臧振恐驍騎將軍敦煌宋混

兄修與祚有隙懼禍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阬謚曰哀公　九月涼宋混軍於武始大澤爲曜靈發哀閏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入閤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爲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按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鬭者遂爲兵人所殺混等梟

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幷殺其二子混琚上玄靚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玄靚始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爲涼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爲尚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衆多歸之瓘遣其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衞綝亦據郡叛霸兵潰奔還瓘遣弟琚擊綝敗之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綝瓘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

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

者政化各殊趙爲奸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
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
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
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
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
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
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
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葱
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
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

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彊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玆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沖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升平三年涼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郎中殷郇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

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眾至二千瓘帥眾出戰混擊破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瓘眾悉降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家族玄靚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瓘輔政混乃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為心膂

五年夏四月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爲之揮涕玄靚以澄爲領軍將軍輔政 秋九月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殺之并滅其族張玄靚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同輔政 涼張邕驕

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
敦煌劉肅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
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
敢出口計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
其人肅曰肅即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
少更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
錫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從天錫値邕於門下肅斫
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
得逮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
張邕凶逆無道旣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

爲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今所取者止張邕耳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黨玄靚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詔以玄靚爲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哀帝興寧元年秋八月張玄靚祖母馬氏卒尊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

兵入宮弒玄靚宣言暴卒諡曰沖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騫奉章詣建康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

二年夏六月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王堅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彊弱也今論涼土之力

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以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　冬十二月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立壇

於姑臧南刑三牲帥其官屬遥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幷獻書於大司馬温期以明年夏同大舉會兵於上邽

武帝太元元年　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爲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於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以焦氏爲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輿櫬切諫不聽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武都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

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苟萇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仂曰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屈伸之術也衆皆怒曰吾世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

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所向無敵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眾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

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
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淸塞天錫又遣
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於洪池天錫自將餘衆
五萬軍於金昌城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
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
錫怒貶皓爲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
行陳必不爲國家用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爲前
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苟萇及
掌據戰於洪池據兵敗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
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

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尙安之乎乃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劒而死秦兵殺軍司席仂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拒之秦兵與充哲戰於赤岸大破之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犇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苟萇釋縛焚櫬送於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鎭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拜北部尙書初秦兵之出也先爲天錫築第於長安

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爲黃門侍
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爲尚書郎西
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
守餘皆隨才擢敘

張溥曰自張軌爲涼州至天錫而國亡凡五世
七十六年矣天錫駿之少子弑玄靚自立時年
僅十八旣荒聲色不恤政事寵梁景劉肅廢嫡
立庶人情怨懼苻堅大師來寇席仂議降衆怒
其老怯勒兵抗戰馬建背叛掌據死難不得已
櫬縛歸秦封歸義侯秦亡入晉年六十一卒其

頑鈍善全同於李勢而悖逆過之悠悠中朝銀
黃再襲老死爲幸然張氏世篤忠貞厥後竟以
篡弑亡國張祚之罪可勝言哉祚爲重華庶兄
先烝重華母馬氏重華卒子曜靈立祚結趙長
尉緝等議立長君馬氏從之遂篡位弑曜靈又
通重華妻裴氏暴亂未嫁子女國人咸賦牆茨
之詩惡浮於石虎苻生矣張瓘興兵左右奔散
祚暴尸道左衆稱萬歲瓘立玄靚兄弟强盛謀
不軌宋混討夷之混亡張邕滅宋氏玄靚進叔
父天錫與邕同輔政天錫惡邕驕淫滅之玄靚

旋遇弑張氏自重華以後曜靈立一月祚立三年玄靚立九年無一令終者要其作俑則祚也張軌忠晉寔茂駿重華效之四世不改張祚弑逆瓘天錫效之亦四世乃絕忠孝之風一變而亂賊勢不再復者何也曜靈君也祚賊也祚殺曜靈爲弑君瓘殺祚爲討賊君而遇弑國人猶哀之賊而成君人無不欲殺也玄靚自七歲立至十四歲遭害其國數用兵宋混宋澄殺瓘張邕殺宋澄天錫殺邕咸以討賊爲名久之天錫直弑玄靚代之而國人不驚緣是知國家大事

非獨廢立不忍見卽討賊未可數爲也甲兵屢用則人玩大臣數死則君輕今日聚而討賊明日卽可移而弒君以亂易亂易以殺止殺難非亡其殺不盡也張軌積四世之忠不能反一朝之惡駿生重華又生祚禍較蜀李尤酷然張駿不因張祚而損忠李班不因李期而損孝抑人所能自必者爲人子爲人臣之常道而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苻秦滅燕

晉穆帝永和九年春二月庚子燕主儁立其妃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於薊宮十年夏四月戊申燕主儁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爲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𡙇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遷

侍中錄畱臺事徙鎭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雋愈惡之復召還

十二年秋七月丙子燕獻懷太子曄卒

升平元年春二月癸丑燕主雋立其子中山王暐爲太子

二年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燕主雋素不快於垂中常侍涅皓因希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爲巫蠱欲以連汙垂雋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驗段氏及弼志氣確然終無撓

辭掠治曰急垂愍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歎曰吾豈愛死者邪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固不爲也辨答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垂爲平州刺史鎭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爲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三年春二月燕主儁宴羣臣於蒲池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鬢髮中白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

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諛喜直四也
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七也好施八也雋曰卿譽
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暐
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已聞然二闕未
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以爲損也雋顧謂暐曰
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誡之暐甚不平雋夢趙
王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
李菟知而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雋蹋而
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
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李

莵收而葬之　冬十二月辛酉燕主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疾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

四年春正月癸巳燕主儁疾篤召大司馬恪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戊戌太子暐即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爲皇太后以太原王

恪爲太宰專錄朝政上庸王評爲太傅陽騖爲太保慕輿根爲太師參輔朝政根性木彊自恃先朝勳舊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爲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

之祕書監皇甫眞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
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很日甚將
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爲社稷深謀早爲
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暐曰太宰
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
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肯
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
可足渾氏及暐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
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
衛將軍傅顏就內省誅根幷其妻子黨與不赦

哀帝興寧二年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

留百官皆詣鄴

海西公太和二年夏四月燕太原桓王恪言於燕主

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

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

辰恪疾篤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

於薦賢賢者雖在版築猶可爲相況至親乎吳王文

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

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

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

以西戎主簿馮翊郭辯爲之副燕司空皇甫眞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爲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眞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不得使有智士一人哉曹轂尋卒秦分其部落爲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三年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暐幼弱政不在己

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疎言之當在汝及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況外寇不足憚也愼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爲意也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能用其言三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爲大司馬沖暐之弟也以荆州刺史吳王垂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秦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廋據陝城舉兵反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以爲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爲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眞引幷冀之衆徑趨蒲阪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廋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爲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一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

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庾遺吳王垂及皇甫眞牋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謂眞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眞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四年晉大司馬温伐燕下邳王厲與温戰敗於黃墟燕又使樂安王臧拒温臧不能抗温至枋頭暐與太傅評謀犇龍城吳王垂自請擊之又使樂嵩請救於

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遣苟池鄧羌帥步騎救燕范陽王德李邽斷温糧道温數戰不利糧儲復竭聞秦兵將至棄輜重鎧仗犇還吳王垂追及温於襄邑大破之事見桓温伐燕　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散騎侍郎太原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修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賓

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闚我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爲鄰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彊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

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埶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爲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爲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就邸舍與琛臥起間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

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爲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摧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

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
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
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
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
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早
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
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
色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邪
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彊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
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爲吾謀

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可以感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畋於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王暐遣西平公彊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彊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

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原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爲會獵者鷹皆飛颺眾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搆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眾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臣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爲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犇可以萬全

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爲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犇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戍主吳歸追及於閿鄉世子令擊之而退

初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吳王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與語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爲積弩將軍（事見慕容叛秦復燕）　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鄴吳王垂已犇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

爲之備評曰秦豈肯愛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主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眞眞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暐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

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秦遣黃門郎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閒劉靖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

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

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爲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
國家今已塞成皐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
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
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
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於石門
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
以爲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
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
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
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毀日深秦王雖

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寤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爲出獵遂犇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爲秦所厚疑令爲反間徙之沙城在

龍都東北六百里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
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
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爲己用進取之
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
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
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爲無道而塞來者之
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
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
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

嫉其寵而譏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爲弘農太守代羌戍陜城而還秦王堅以王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蹔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　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

夏六月乙卯秦王堅送王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

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
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
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
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勅所
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　秋七月秦王猛攻壺關
楊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
精兵三十萬以拒秦暐以秦寇爲憂召散騎侍郎李
鳳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
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
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曰勝

敗在謀不在眾寡秦遠來爲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暐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　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

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

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

請曰成羌之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

贖之猛弗聽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

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

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旣免羌

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尙爾

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

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積財

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鬭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

眞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專以殖貨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趣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

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勍敵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戸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部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

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

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

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鎭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入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郤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初燕宜都王桓帥衆萬餘屯沙亭爲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

帥鮮卑五千犇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暐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犇龍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燕主暐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鬬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

從旁射高殺之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趨賊幷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暐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拜其子爲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犇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鎭東將軍渤海王亮幷其衆犇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衆單走嶷獲而殺

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戸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輦苟純爲副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爲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

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
皆將相奇材何爲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
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
美忠不自防返爲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
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
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
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
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
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邪堅聞悅綰之忠恨不
及見拜其子爲郎中堅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

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眞定郡侯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鍾爲魏郡太守彭豹爲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

月秦王堅遷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幷鮮卑四
萬餘戸於長安王猛表留梁琛爲主簿領記室督它
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
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
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二子皆爲國臣敢問取臣之道
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
誅季布也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
頭爲永昌復之終世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暐爲新興
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爲給事中皇甫眞爲奉車都尉
李洪爲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爲尙書封衡爲尙

書郎慕容德爲張掖太守燕國平叡爲宣威將軍悉羅騰爲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衡裕之子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春二月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輩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爲燕戮之堅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爲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

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張溥曰劉聰在位九年亡於子粲石虎在位十五年亡於子世二虜淫暴禍不及身慕容暐無道不若是甚也國覆家竄爲秦臣僕既謀殺苻堅事敗族滅亡王之禍皆身親之何哉慕容儁有太子曰曄賢而早卒立第三子暐鮮令德儁寢疾欲以國屬太原王恪恪固辭儁薨羣臣復欲奉恪立之不可乃止儁立二十一年竟亡燕

祚季札讓國而吳亂恪其有餘責乎然恪疾終未嘗不薦吳王垂也恪智勇俱濟垂才兼將相生而同朝沒則代政周召親賢蕭曹夾輔終暐之世國可再霸不虞恪亡垂奔三四年間二哲往矣三良深黃鳥之哀伍員甚楚國之懼苻秦接壤忽爲寇讐堅與王猛豈暐評敵哉堅自弑君以來國分爲五兄弟攻殺苻法苻騰苻雙苻廋等或死或畔內隙積深慕容德慕容垂請儁出討慕容評弗聽秦遂日強評與可足渾太后謀誅垂慕容楷蘭建勸垂先發垂悲不忍亡而

之秦堅禮用之卽大舉伐燕王猛鄧羌擊敗慕容評長驅圍鄴暐卽遁逃爲郭慶巨武所執葢燕不能乘秦之僘秦卽邀燕之隙堅之圖燕也謀生於慕容恪之死兵發於慕容垂之奔使燕有人焉秦必不能得志也且燕方勝晉中國患之垂一出而秦人入以全盛之燕覆於方定之秦疾若風雨師不再駕恪之生死燕之治亂也垂之去留燕之存亡也伐燕之舉垂未嘗與但秦有垂而師壯燕無垂而國空此作史者所以思由余袁囊瓦也然垂奔燕亡猛死秦亂堅能

滅燕而不知鑒燕其敗也與慕容暐等暐雖死
猶及身見堅亂悲夫

